

# 王壯為先生及其書法

郭伯佺

## 在

臺灣老一輩的書法家中，王壯為先生是相當具有分量的一位：他不但在藝術創作上表現出極高的水準，在學術研究上也獲得了可觀的成績，他的實力強勁、聲名鼎盛，對於臺灣當代書法界影響甚鉅。

王壯為先生，河北省易縣人，民前三年（西元1909年）生；本名沅禮，字景閻（一作「景廬」）、癡士（一作「襄士」）。三十多歲時，值抗日戰爭末期，在重慶以刻印貼補家用，取「壯為」作筆名，蓋自漢代揚雄「雕蟲小技、壯夫不為」的句子翻出（註1）。六十五歲時，自號漸齋，實於明末董其昌「漸老漸熟，漸熟漸離，轉似轉遠」以及陳繼儒「漸近於平淡自然」之句有所體悟（註2）。而在王壯為先生的書法作品上，還可以看到他的許多別號，諸如：由「壯為」衍生的不為壯夫、懷壯老夫，由「漸齋」衍生的漸、漸者、漸齋老人、漸翁、漸叟，以及其他的懷新老人、仙麓散人、任叟……等（註3）。二十歲時曾赴北平唸過京華美術專，但未畢業；其後歷任政府機關各項公職。民國四十年以後，在師範大學教授篆刻；民國五十一年以後，在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講授書法史，民國六十五年退休，專心從事創作與研究。

王壯為先生出生在易縣樓山村的一個大戶人家裡；父親名義彬，號林若，雅好書法、詩文、篆刻和繪畫。王壯為先生自五、六歲起學習書法，由描紅開始，再臨寫唐代顏真卿的〈多寶塔感應碑〉、歐陽詢的〈九成宮醴泉銘〉、北魏〈張猛龍碑〉、東晉王羲之〈蘭亭敘〉（定武本）、

〈淳化閣帖〉中的羲之、獻之二王行草書；抗戰期間，受沈尹默先生影響，留意研究唐代褚遂良的〈房玄齡碑〉等書蹟（註4）。來臺之後，因為講授書法史的緣故，特別注意各種新出土的書法史料，如：春秋時代晉國的侯馬盟書、戰國時代楚國的繪書、齊與楚的簡書、中山王國的鼎銘……，並且將其中的單字摘集為短句或聯語，以便寫成書法作品。

在書法的學習過程中，王壯為先生固亦同意以古人的書蹟為「識之具」；唯在書法的創作上，則主張「求變」、「有己」，相當受到石濤《畫語錄》的影響（註5）。

根據實際的書法作品來看，王壯為先生對於大、小二篆、楷書和行書皆有相當的造詣；其中又以行書，尤其是行、草夾雜的行草書成就最高；在王羲之的基礎上，摻揉了魏碑的方峻、顏真卿的勁挺、褚遂良的明媚、董其昌的平淡……，再出以己意，遂成為具有自家面貌的新體，而普遍被臺灣年輕一代的學書者所臨仿。王壯為先生自己也說，他「較喜行草，因為寫行草較易隨心所欲產生變化，尤其運筆的快慢、輕重都很能滿足自己的創作表現欲望」（註6）。至於漢隸及純粹的草書作品，則未見王壯為先生創作。

除了書法作品的創作之外，王壯為先生也從事書法史的研究；其主要著作有《書法叢談》和《書法研究》兩書（註7）。

《書法叢談》一書為中華書局編審委員會印行，民國五十四年六月初版，全書

共三一六頁，共收錄了王壯為先生的文章六十二篇，分為四輯：「第一輯都是談書法的，其中又略可分為四類：甲、理論性與綜合性的……乙、關於石刻法帖的……丙、關於名家名跡的……丁、關於欣賞鑑別的兩篇……」。第二輯是筆墨紙硯。第三輯是錄印陶泥。第四輯是附錄。」（初版〈小序〉）並附有圖版卅七幀。這些文章絕大部分是民國四十八年七月至五十二年一月之間撰寫的，且曾在《暢流》半月刊的「書苑」中發表。六十九年，《書法叢談》再版，刪除原第四輯的兩篇附錄，而補入新作文章十四篇；圖版部分亦有所增刪，而較初版多了十一幀。本書所討論的內容涵蓋了書學相當廣大的層面，且多屬王壯為先生親身體悟的經驗之談，對於書學的研究，頗多啟蒙。

《書法研究》一書為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，民國五十六年一月初版；全書共一三四頁，分為三篇；上篇「概論」十四個單元，討論書法藝術的若干基本觀念；中篇「史述」卅七個單元，略述中國歷代書法的發展情形；下篇「方法用具」七個單元，介紹書法藝術的用筆與結字之方法，以及文房四寶。文字敘述之外，還附了一百零四幅圖版。本書條理分明，敘述簡當，頗適於初學者閱讀。

書法之外，篆刻也是王壯為先生的一項專長。王壯為先生十二歲時開始從父親學習篆刻，初學近代名家趙之謙、吳昌碩、黃牧甫，其後頗採甲骨、鐘鼎、楚繒書、侯馬盟書入印，唯強調咀嚼消化、以己意驅使之，而非一味擬古。先後出版《玉照山房輯印及自制印選》、《玉照山房印選》、《石陣鐵書室朱墨印拓》等書。

臺灣省立美術館自三月廿五日五週年館慶起至五月卅日止，舉辦「王壯為書法精品展」，向各私人收藏處徵借王壯為先生的各體書法作品一百件展出；這些雖然只是王壯為先生一小部分作品，不過，也足以占知其書法藝術成就之梗概。

以下從王壯為先生此次展覽的書法作品中選出六件，稍作介紹，作為參觀此項展覽的參考。

#### 【圖片說明】

圖1.〈戊午元日試筆〉等二首

本幅行草書，寫自作七言律詩二首，前首〈戊午元日試筆〉，感慨平生，並強調對於書道的獨衷之情；次首〈日人述懷〉，敘述正月七日七十歲生日時，自號為「懷新老人」之意，蓋分別寫於民國六十七年元月一日和七日。全幅用筆多留，結字欹整，頗見作意之跡；而行草夾雜，小大錯落，則憑添不少情趣。跋云：「周樸園」云云，「樸園」即清代周亮工之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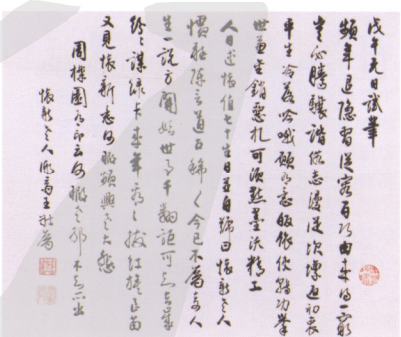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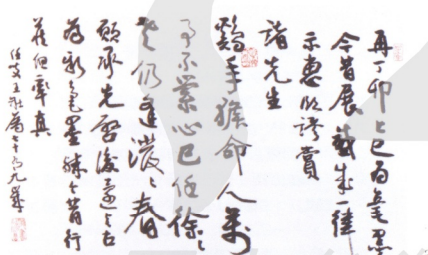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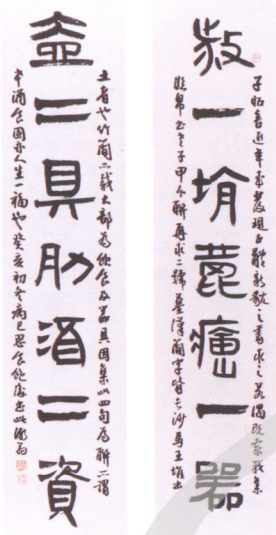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.〈集馬王堆漢墓簡書聯〉

本幅古隸書，係集自民國六十一年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竹簡文字，聯曰：「殺一坑鹿瘠一器，壺二具助酒二資。」其中「殺（鯨）一坑（甗）」、「鹿瘠（賸）一器」及「助（醴）酒二資（甗）」，皆直接取自簡上詞句；至於「壺二具」則是作者自己拼湊的。馬王堆一號漢墓為漢文帝十五年墓葬，簡上文字乃近於秦隸的古隸書，仍保存相當濃厚的篆書色彩。本幅為民國七十二年冬天應友人子昭之請而作，較原簡書法整飭。題記所云「二號墓」，實乃「一號墓」之誤。

圖3.〈毫墨今昔展〉

本幅行草書，寫自作五言律詩一首，以示參觀「毫墨今昔展」的觀眾。筆力沈著，頗有米芾書風；而前半首字體較大，後半首字體較小，形成明顯對比。序云「再丁卯」，指王壯為先生所遇的第二次丁卯年，即民國七十六年；而所謂「上巳」



，則指的是陰曆三月三日（註8）；未署「任叟」，蓋即詩中「已任徐徐老」之意。

圖4.節錄帛書《黃帝四經》

本幅小篆，係節錄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之帛書《黃帝四經》中〈道原〉之片段，文云：「上道高而不可察也，深而可則也，顯明弗能為名，廣大弗能為刑……精不微能至，稽極不能過。」為民國七十七年作品。其中「深而可則（測）也」，「可」上脫「不」字；「精不微能至」，原文作「精緻之所不能至」；「稽極不能過」，原文「不」上亦有「之所」。原蹟為隸書，本幅則為小篆，而帶有侯馬盟書般

的潦草意味，故跋云「以我法出之」。至於所謂「帛乙本老子句」云云，實為「黃帝四經」之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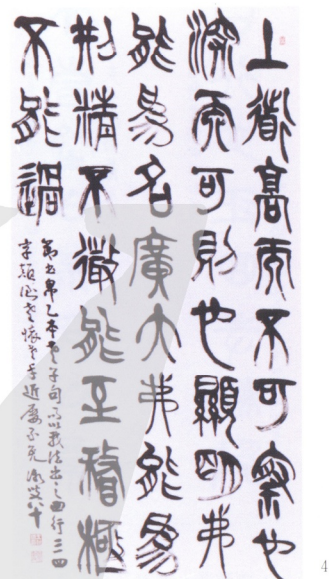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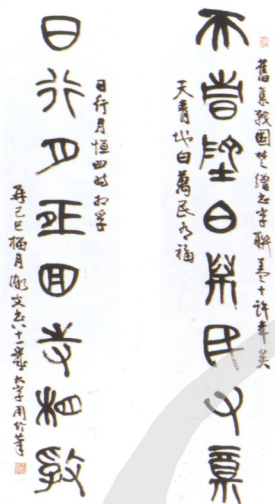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5.〈集戰國楚繒書聯〉

本幅大篆，集民國廿三年長沙楚墓出土之帛書文字，聯曰：「天青地白萬民有福，日行月恆四時相孚。」為民國七十八年作品。楚繒書為毛筆黑墨書於帛上，為現存以毛筆寫在縑帛上的最古書蹟；字形扁平，運筆流暢，出鋒峻銳。本幅字形亦扁平；唯起筆逆入，畫末多迴收，不似原蹟之流暢峻銳。署云「榴月」，即農曆五月；而寫大字所用的「竹筆」，當即「細竹挺」之類（註9）。

圖6.〈趙益甫聯〉

本幅小篆，書清代金石書畫家趙之謙所作聯，聯曰：「氣蘊風雲身負日月，牢籠天地彈壓山川。」為民國七十八年作品。所作小篆，兼有秦權量銘的鑿刻痕迹（如上聯「氣」等多字），以及春秋侯馬盟書的草寫意味（如下聯「天」字等）；此蓋即王壯為先生所謂的「我法」。署云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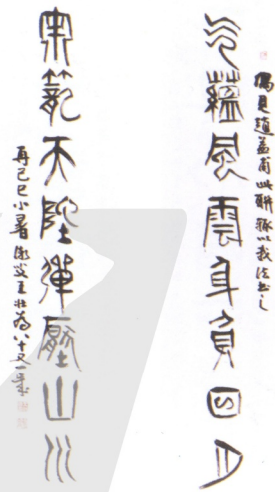
5

小暑」，即陽曆七月七日或八日。

## 【註釋】

註1：王壯為先生自撰〈小傳〉云：「王壯為是我的筆名……。」見臺北市立美術館《當代書家十人作品展》頁一六。王北岳先生談到王壯為先生的「別號」時，說道：「壯為二字是三十餘歲時自己取的，專為寶刻而用，當時在重慶，戰時後方生活極苦，只好在小梁子鑿山骨齋掛牌。本來揚雄『雕蟲小技壯夫不為』並非講後代所謂的篆刻，而是指文章。不過大家時常將這八個字用到刻印這件事上。而漸老這個別字實在反其意而用之，意謂壯夫也只好幹幹雕蟲小技的活兒了……。」見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《雄獅美術》一五三期 頁三八。

註2：董其昌晚年題其所臨〈淳化閣帖〉云：「漸老漸熟，漸熟漸離，轉似轉遠。」後來陳繼儒為董著《容臺集》作序，又有「漸近於平澹自然」之語；王壯為先生由此深



6

有所悟，故於六十二歲時刻一印曰：「漸老漸熟，漸熟漸離，漸離漸近於平澹自然。」到了六十五歲，遂自號「漸齋」。參見莊伯和「有己而能久——王壯為的藝事目標」，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《雄獅美術》一五三期 頁三八~五一。

註3：例如：民國五十年在《日月潭詩》上署曰「不為壯夫」；七十六年在同一件作品上加題時，署曰「懷壯老夫」；七十六年在〈李長吉聽穎師彈琴歌〉上署曰「漸」；六十七年在〈自作三絕句〉上署曰「漸者」；六十二年在摘臨侯馬盟書的〈中都〉上署曰「漸齋老人」；七十二年在集馬王堆漢簡字的對聯上署曰「漸翁」；七十八年在集戰國楚繒書的對聯上署曰「漸叟」；六十七年在〈戊午元日試筆等二首〉上署曰「懷新老人」；七十四年在〈陸放翁好事近〉上署曰「仙籬散人」；七十六年在〈毫墨今昔展詩〉上署曰「任叟」。

註4：根據王壯為先生自撰〈小傳〉，抗戰後期，王壯為先生在重慶，曾至沈尹默先生的石田小築拜訪兩、三次，以自己的書法作品求教。沈先生的評語是：「兄書蒼勁，若加以韻致，則更佳矣。」於是王壯為先

生才開始對於褚遂良「字裡金生、行間玉潤」的碑帖「留意研究起來」。

註5：王壯為先生〈論書〉詩八首，其四云：「古者識之具。溺古亦可患，偉哉唐宋人。不作魏晉面。顧我千載下。安能不求變。」其七云：「新陳永代謝。聲諸除與乘。大人雖向變。非謂略其恆。有己而能久。片言堪服膺。」見所撰〈毫墨樂章〉一文，收於《書法叢談》第一輯中。按：清代石濤《畫語錄》的〈變化章第三〉云：「古者，識之具也。」又云「一知其經，即變其權；一知其法，即工於化。」又云：「我之為我，自有我在。」可見王壯為先生受石濤觀念影響之深。

註6：見莊伯和「有己而能久——王壯為的藝事目標」一文。

註7：王壯為先生自撰〈小傳〉所列與書學相關的著作，僅《書法叢談》與《書法研究》兩種。事實上，光復書局出版的《中國書畫》中的「書法」一冊，也是王壯為先生所編撰。

註8：「上巳」有三說：一、周時為陰曆三月上旬之巳日；二、曹魏時為陰曆三月三日；三、民國以後為陽曆三月三日。唯王壯為先生在〈蘭亭展覽〉一文中云：「今（民國四十九）年青年節，恰逢舊曆三月初三，所謂上巳日……。」（《書法叢談》頁九一）可見此件作品上所謂的「上巳」，仍指陰曆三月三日。

註9：王壯為先生認為楚繒書「是用細竹樅寫的」，見〈長沙出土繪畫墨跡之用筆問題〉，《書法叢談》再版第二輯。

## 作者簡介

本文作者現任文化大學兼任講師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